

超越

新馬克思主義

Beyond Neo-Marxism

馮滬祥◎著



馮滬祥著

Author: Fung Hu-hsiang

超越新馬克思主義

Beyond Neo-Marxism

嵩山出版社印行

Publisher: Shung-san Book Co.
Taipei, Taiwan, R.O.C., 1988

超越新馬克思主義

- 出版者 ☐ 嵩山出版社
發行人 ☐ 鄭貞銘
著者 ☐ 馮滬祥
編者 ☐ 黃重憲
社址 ☐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6號10樓
電話 ☐ (02)381-4421 • (02)311-7016
印刷者 ☐ 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地址 ☐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訂價 ☐ 新臺幣150元
初版 ☐ 中華民國77年 3月
郵撥 ☐ 臺北市郵政0164066-6

版權所有·請勿翻印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

嵩山出版社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2141號
團體訂購另有優待

謹以本書獻給

敬愛的 經國先生在天之靈

In memory of the late President Chiang Chin-kuo

目錄

□ 代序——弘揚正確思想，啓發正大力量」
□ 自序——以加強理論研究紀念 經國先生」

本社
作者

2 5 11

① 認識新馬克思主義

——兼論從舊左派到新左派的一貫謬論

② 超越新馬克思主義

——兼論從三民主義超越之道

37

③ 國父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

61

④ 先總統 蔣公反統戰思想之研究

83

⑤ 以中國哲學戰勝唯物辯證法

135

⑥ 解嚴後的心理建設

163

⑦ 加強三民主義的理論隊伍

179

⑧ 先總統 蔣公民主思想的時代意義

193

□ 附錄

219

經國之治的精神

——革新的前鋒，民主的英雄，反共的巨人

1

代序

◎ 本社

弘揚正確思想， 啓發正大力量

國父說得好：「思想產生信仰，信仰產生力量。」重要的是，正確的思想足以產生正面的力量，錯誤的思想却也會產生破壞的力量。

在本世紀之中，最大的破壞力量，就是來自共產主義。不論早期的馬列思想，或六〇年代興起的「新馬」思想，均已由歷史事實證明，是嚴重錯誤的思想，並產生了對世人的重大爲害。

然而，因爲這兩者均有嚴謹的體系，表面上均言之成理，其實都言偽而辯，所以至今仍有迷惑作用。本社基於文化使命與社會責任心，深感有激濁揚清的必要，所以特將有關專家馮滄祥教授的相關論文蒐集成冊，在徵得馮教授同意後，印行出版以饗廣大讀者。

本書作者馮滄祥教授原爲東海大學化學系畢業，後因深感思想、文化

建設之重要性，毅然轉念哲學，台大哲研所畢業後，再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，在美期間即專攻新馬克思主義及其演變，為國內外重要的權威。曾任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、哲研所所長、台大、政大兼任教授、波士頓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，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。並曾獲「青年獎章」、「金筆獎」、「中山學術著作獎」、「中正學術文化獎」。

馮教授著作甚豐，共有《易經之生命哲學》、《青年與國難》、《哲學與現代世界》、《文化哲學面面觀》、《華夏集》、《哲學與國運》、《中國人的生觀》（中譯本）、《孔子與馬克思》（英文本）、《三民主義研究》（合著本）、《新馬克思主義批判》、《中國哲學與三民主義》、《民族精神論叢》、《中國哲學的時代意義》（英文本）等十餘本與中英文論文多篇，為有關馬列主義與「新馬」研究之公認專家。

甚盼經由本書的出版，得以加強世人對馬列思想與「新馬」的認識，並對如何加以超越，以及如何克服中共思想統戰，確立正確的心理建設有所幫助。相信只要大家都能弘揚正確思想，激發正大力量，社會必能更加充滿光明，國家也必能更加充滿希望！

是為代序。

自序

以加強理論研究， 紀念 經國先生

馮滬祥

經國先生崩逝之後，舉國哀慟。個人因為曾經有幸追隨其身邊，兼任秘書工作長達七年之久，心中更有無限的哀思。尤其在近日緬懷期間，每每想到一幕幕當年陪侍的情景，以及經國先生很多高瞻遠矚的提示，心中更加感傷，久久不能自持。

回憶個人最早承蒙經國先生特達之恩，是民國六十七年秋。那年我剛從美國完成哲學博士學位，返國任教；該年年底美國突然片面宣佈斷交，立刻引起部分人心不穩，我因感於書生報國有責，乃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一篇長文《從哲學看國運》，期能有助國人信心。很意外的，沒多久便接到經國先生來信謬獎。後來我又感於值此國難時期，心理建設與思想武裝極其重要，便另外在青年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《中國哲學的時代使命》，又承經國先生厚愛，曾經公開在軍事會議中提到

，並希望軍中將領們閱讀。個人以民間一介書生，却承蒙經國先生在日理萬機中仍如此一再關注，從那時起，心中便極為感念。

然而，更重要的是，由此可以充份看出，經國先生很早就對思想理論的研究工作極為重視。這種遠見，的確為一般民主國家的元首所不及。尤其西方領袖每以為共黨所謂「意識型態」既然不足取，便同時忽疏了本身對思想建設以及心防、民防的重視，以致二次世界大戰後，自由世界節節敗退而不自知根本原因。但經國先生根據其真切經驗，深知「沒有砲聲的戰爭」更加須要警惕，無形的思想武裝更加須要關注。他曾經引述蔣公的一段話，強調「看得見的大風大浪固然要注意，看不見的暗礁暗流更加要重視。」他曾經有一次明白跟我強調：思想理論的研究工作太重要了，千萬不能忽視。他並曾在另一次深談中囑咐我：國家在這方面的人不多，所以希望我能多幫忙，並且能以理論結合實際，傳統結合時代，全力為國奮鬥。如今想來，這種深刻的洞察力，實在很值得我們欽佩與效法。

近日從新聞中得悉，執政黨中央黨部李秘書長在主持中央總理紀念週時曾明白指出，經國先生最後對黨務工作的重點指示中，第一項便是特別強調：「一定要重視理論研究！」由此更可以看出，這正是他一生念茲在茲、到了臨終仍然掛念在心的工作重點。實在很需要今後多多結合人才，以具體行動，共同團結奮鬥，以落實他臨終前的重要工作指示。

早在七年前，我出版拙著《新馬克思主義批判》一書時，便曾將第一本敬送經國先生。在一次深談中，經國先生對共產主義在思想理論上的演變，以及西方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看法，均

會極爲詳盡的詢問。從他靈敏的思路，以及中肯的發問裡，都可以清楚的看出，他對共產主義瞭解之深刻，遠非一般民主國家元首所能及，尤其從他對共黨理論演變之關心與瞭解，更可以看出他謀國之深，以及眼光之遠。

經國先生根據他深厚的經驗與研究，深知本質上，共產主義並沒有好壞之分，馬克思主義也沒有真假之別。但因共黨擅長偽裝與掩飾，常運用其所謂「唯物辯證法」與「矛盾論」，以不同的方法與策略迷惑世人，並掩飾其鬥爭與專政的本質，所以世人更應提高警覺，真正認清：只要它一日堅持馬列主義，便永無真正開放的可能。這種洞察，與索忍尼辛一樣，都是在長期身受其害之後的深刻睿智，深值我們體認與精研。

尤其，經國先生對國際共黨的陰謀狡詐，認識非常清楚。任何凡是可能被共黨利用的地方，都一定嚴加警覺。像經國先生本來有一篇長文，專門敘述留俄十二年的感受。一直有人建議他發表，但他爲了防止國際共黨可能以此製造「聯俄」的謠言與揣測，所以終其一生，都不發表。只此一例，也可看出他的警覺之高，與認識之深。

近期以來，國內少數反對人士正引進西方所謂的「新馬克思主義」，企圖將馬克思主義加以美化，一方面做爲反抗當前社會體制的理論基礎，二方面則間接爲共產主義的理論破產強加辯護。經國先生對這種情形一直很重視。李秘書長也曾公開呼籲大家認清真相。個人因爲對此問題一直在做研究，深感少數反對人士所宣傳的矇蔽之辭太多，基於學術良心與社會責任所在，更爲了讓青年與國人能瞭解其真相，所以近月來我曾經發表了一系列的評論，最近並已集結成書，定名

爲《超越新馬克思主義》。本來正等成書之後，再將第一本敬送給經國先生。未料卻再也不能如願，也無法再承蒙他的指教了。每一思及，便倍感傷痛。

因此，我也願將這本論文集的出版，敬謹做爲對經國先生的紀念，以追懷其生前提示重視理論研究的精神與遠見。

本書共有八篇論文：一、「超越新馬克思主義」，二、「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新手法」，三、「國父對新馬克思主義的批評」，四、「先總統蔣公反統戰思想之研究」，五、「以中國哲學戰勝唯物辯證法」，六、「蔣公的民主思想及其時代意義」，七、「解嚴後的心理建設」，八、「加強三民主義的理論隊伍」。另外並附錄一篇追思文：「經國之治的精神——革新的前鋒，民主的英雄，反共的巨人」。

前五篇是我根據中國哲學、三民主義、蔣公遺訓以及經國先生思想精神的體認，而對共黨理論、馬列理論乃至所謂「新馬」理論所進行的批判。有關《蔣公民主思想》一文，則在特別說明我們民主黨政的進行，乃從蔣公就決心開始，而非如西方一些誤解以爲民主化只從經國先生才開始。事實上這也正是經國先生在遺囑中所說「『始終一貫』積極推行民主憲政」的深意。有關《解嚴後的心理建設》則在說明身處解嚴後的變遷社會，我們宜如何「知所變，知所不變」，「有所爲，有所不爲」，「以站穩腳跟，看準方向，全力奮進，開拓更大的光明。有關《加強三民主義的理論隊伍》，則係以一己之見，闡述如何加強今後的心理建設與思想武裝。有關追思文章，則在從個人深切體認中，扼要闡述經國先生的精神風範。以上各文，因爲才疏學淺，均不一定成熟，但

却都是在真誠思考下的心血之作，尚請各界高明與先進，不吝指正爲感。

本書有些論文在撰述期間，也曾承蒙另外一位長者——周應龍主任的很多鼓勵。周主任追隨經國先生多年，從行政院院長辦公室主任起，到總統辦公室主任，乃至於到中央黨部文工會主任與考紀會主委的任內，一直都很關心理論的研究工作。他正在五十多歲年富力強之際，卻不幸於去年十月初因心臟病突發不幸過世，真是國家的重大損失！我在聽到之後，內心的傷痛，也是久久不消，所以謹在此也特表心中追思之情。

展望今後，國家在思想理論上的工作將更加迫切需要，因而更加需要有志之士衆志成城，精誠團結，以發揮雄偉深厚的思想力量，若能因爲本書的出版，而引發有志之士對理論研究的重視，共同以加強心理建設、充實思想武裝爲己任，相信才能真正激濁揚清，並且加強精神動員與思想建設，進而加速完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神聖大業。到了那時，相信才能真正告慰經國先生在天之靈！

是爲自序。

民國七七、一、廿五，於中央大學

認識新馬克思主義

——兼論從舊左派到新左派的一貫謬論

「新馬克思主義」又被稱為「西方馬克思主義」，主要是指二十年前，西方所興起的新左派運動。

其實，所謂「新馬克思主義」，與以往的「舊馬克思主義」，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。換句話說，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個，沒有新舊之分。只是因為以往的馬克思主義不再能吸引人心，而且自由世界已經很有警覺。所以六〇年代在西方才有所謂「西方馬克思主義」之說，對以往馬克思主義的本質與目標保存不變，但却使用一些新語言和新手法，成為「新左派」的特色。

其實這些理論在今天看來也早已過時，不但其理論早已破綻百出，而且事實證明同樣已經破產。然而國內少數人目前的反對行動很多手法都很類似，很值得我們警惕。

簡單的講，所謂「新馬克思主義」，在方法上，可以歸納出與以往不同的四個重點：一、以「學生革命」取代「工人革命」；二、以「議會鬥爭」取代「階級鬥爭」；三、以「人道」口號取代「暴力」口號；四、以「反對既成制度」取代「世界革命」。

一、以「學生革命」取代「工人革命」

從馬克思主義一直強調要以工人做為革命的主力，也就是要把所謂的「無產者」聯合起來，成為特別的「無產階級」，這是馬克思針對十九世紀的社會背景所用的手法。到了二十世紀，從六〇年代起的新馬克思主義，則強調以學生做為社會革命的主力。

從客觀的演變來看，「新馬克思主義」是六〇年代美國的產物。因為，在美國要想推動共產式的革命很不容易，一般來講，美國工人都很反共，美國的工會尤其反共，在這樣一個工業化很進步的國度裏，馬克思主義者便只能以純潔的學生做為社會革命的主力。

只破不立

從歷史的角度看，馬克思主義所謂「革命」主力的發展可分成三個階段：第一階段馬克思與恩格斯，是強調以工人為主；第二階段列寧與中共，因為俄國與中國的農民佔人口比例最大，為了配合環境，便凸出農民為「革命」主力；到了第三階段，像美國工人既反共，農人比例又很

小，因此便以容易不滿現實的學生爲革命主力。

所以，六〇年代美國與歐洲的校園學生運動，基本上就是新馬克思主義的產物。他們的論點特別迎合學生，一方面誇大社會的問題與黑暗面，指出社會工業化之後的各種連帶負面作用，同時更刻意凸顯文化的失調與人格的失落。因爲青年同學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，對這些問題很聽的進去，便容易被吸引。

換句話說，「新馬克思主義」者與舊馬克思主義者都看到了社會病態，都是以批判社會起家，只是他們面對問題時，往往只「破」不「立」，他們所提供的解決方法基本上是錯誤的，不但不能解決問題，反而遺害更大。此所以 國父當年便批判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，而不是社會生理學家，誤把病態當常態，經常以偏概全的誇大社會病情，然後立刻下猛藥，結果只有「藥到命除」。

他們後悔了

六〇年代最能代表這種「新馬克思主義」的，可算加州大學教授馬庫色（Herbert Marcuse），他所寫的「一度空間的人」（One-dimensional Man），就是這種論調。

他另外還有一本「論解放」（An Essay on Liberation），近來少數人所謂的「自由之愛」，論調也很接近，因爲，「解放」（Liberation）與「自由」（Liberty），本來在英文就很接近。